

2025年12月10日
星期三
责任编辑:庄列毅
何青
版式设计:汪菲菲

06

海边人家

帆影·情思

□汪国华



图为舟山群岛帆船跳岛拉力赛 摄影记者 张磊

浩浩大海，飘逸几片风帆，是记忆的景象，还是理想的景致？

大海是童年的梦幻世界。浪涛奔涌的绮丽和气势，海水拥抱的美妙和升腾，海涂领受的神奇与灵动，是童年的色彩。而站在海崖绝壁，观望大海一会儿蓝色，一会儿灰白，几块礁石装点成一幅浩大的山水画；极目处，白茫茫一片，水天相接，分不清是水还是天。忽而，有船帆穿越苍茫，从水天之际飘然而来，如铁扇公主的芭蕉扇渐行渐大，顿时让那幅浩大的山水画飞扬灵动。帆是赭色的，海是蓝色的，色彩相映成趣，画面流溢生机。赭色是渔家的颜色。早先，网是纱线做的，帆是布料做的，为使之结实且耐用，渔家总要用大桶的血来蒸烤渔网和帆布，血水浸染，热火蒸烤，造就这别样的赭色。

雄浑壮阔的大海，有了这片片赭帆，就有了风致，有了风情，有了生动，有了灵气。

帆船张扬，大海浩瀚，交融在记忆的画窗里，是挥之不去的历史美丽。

二

一只小岛的木帆船，撑离岛镇码头，调转船头起航。老大在船尾手握舵把，号令起帆，伙计合力拉动帆索，滑轮脆鸣，安卧在舱板上的帆忽然醒来，抬头仰身，顺着高高的桅杆，步步站高，横在幔间竹竿“帆骨”，洞开赭色胸襟，如大鹏展翅，似太极含胸拔背，拥抱天空，驾驭风云，带动船舟劈浪开道。小岛没有固定的渡船，来往渔船同时成了载客的便船。

老大稳握舵把，轻轻拉动缠在舵把上三四个硬木楔钉间的绳索，那绳索如风筝的牵绳，掌控帆开张与方向。船渐行渐疾，正是顺风，老大令伙计船头挂起了“鳞片”（一种小帆）。好一个“风饱征帆腹”“风高帆疾”的感觉。老大悠然抽起烟，说着海上的故事。眼前的生动是“顺风挂鳞片，老大吃香烟”俗语的真切展示。耳边没有机械的喧闹，空中没有柴油的臭气，只有船舷与海浪脆击掌，阵阵笑语。夕阳圆圆的，没有耀眼的光，此时半含在远处小小的岛顶上，把金黄的汁液洒开，海面便有了第一静谧、无声的金鳞大道，帆便在这大道上飘逸，那画面令人难以忘记。说话间，小岛那个红红丘色的吞口就在眼前。我说这么快到了。老大玩笑说：那是托老师的福，顺风顺水，难得遇到的气运。让人心真好话，于是在笑声中上岸，抬头，见夕阳还露出红脸的笑涡。

这是四十多年前那个傍晚，第一次去一个

小岛代课时乘船的景象。

又一个秋冬之交的周末，从岛镇家园返回小岛校所，又是傍晚，登上又是一只木帆船。船上尾旗，飘向东南，西北风，虽不很大。但在海面制造了小小的波涌。逆风行舟，令我心有戚戚。

老大眼观四方，把转舵把，船头转向东北，大声发令。伙计各就各位，听令作业。桅顶滑轮转动，帆就慢慢地爬上桅杆，展开身段。老大却收紧缠在舵把上的活动绳索，帆跟船成为一个锐角，向东北驶行，偏离小岛，驶向他方。疑惑之间，老大忽而一声叫响，舵把一拧，“调戗”，船转向西北。老大把舵把上的控帆索一拉，帆慢慢转侧，伙计合力把定帆桁，船身只轻轻一侧，帆已转到了船的另一向。帆锐角张开，船微微侧身行进。行进了些时候，老大就又“调戗”，船在海面大写着“之”字，就像汽车在高山上盘曲上升。每临“调戗”，老大把舵转帆，注目船帆，一丝不苟。完成好，轻松把舵，谈笑随意，答问轻松。他谈起海上岛屿，潮汐涌涌，风力风向，如数家珍般娴熟。他觉得家门口的行驶，是家常便饭，在大海里，在洋地上行驶，进行捕捞作业，风浪之间的应对，都得讲究精到……耳闻眼见，不禁自感浅陋，敬佩起老大的博闻强记，灵活应变，发令如将军威严，驶帆似放筝的悠然和禁得起“海阔帆迟”的耐心。

秋冬的天日显短，夜幕早早降临，一弯鹅毛月挂在帆的一方。帆如大纛，凌空而飘，卷舒有范，正侧合规。在这样的夜晚，坐在这逆风而行的船上，面对大海，却有一种特别的诗意，似乎有“片帆烟际闪孤光”的奇妙，“扬帆海月生”的清丽，“挂帆远色外”的壮阔，“归帆但信风”的随意。

曲折行进中，小岛终于在夜色中大起来、近起来。进了岙口，老大一声落帆令下，高扬的帆幔徐徐而下，卷舱帆面梁上，橹桨、竹篙撑船近岸。我一看手表，叹息道：这不到10里的水路，竟花了两个来钟头。老大应声说：“顺风顺水有几回，逆风斗水倒常随。准认目标，巧借风帆，曲折而行，这是生活常态。”这句话，至今不能忘怀。

三

后来，岛上全部船只实现了机械化，机械震响，行程分秒把控，可是少了帆的高扬，多了点单调，快了速度，枯燥了行程。帆影似乎远去。可与风共舞的帆影，与月对拉的帆影，与海鸥并肩的帆影，顺风满张的帆影，逆风半侧的帆影，常常在眼前飘逸。不禁生出“何时扬帆临岛，旧地看取新貌”的痴想。

痴想，是一种执迷，一种幻想和呆思吧？常以为大海飘飞帆影，是绝配的美景，不管

是“孤帆一片日边来”的清丽，还是“云帆转辽海”的深邃，“海阔孤帆迟”悠闲，“朱帆开远浪”的绚丽灵动；或是“星河欲转千帆舞”的壮阔，“千帆一道带风轻”的悠扬，都是大海与帆影有机融合的绝美意境，富有诗意，让人回味。

可是帆影已远去，尽管站在家乡的海岸，痴想的脑海常还是有风帆浮影：那是秦时的徐福带领三千童男童女来蓬莱仙岛采仙药的船队，那高高的白帆在衢港飘逸；那是隋朝的陈棱率军出师琉球的万人船队，从钱塘江入东海，避风衢山，白帆片片升降于龙门港湾；那是唐时海上行商的船队，帆似朵朵白云，飘在衢港之北；那是宋时前来膜拜高僧的船舟，帆影在衢港画出彩光；那是清时前来捕捞大黄鱼的渔船，似彩旗无数，飘飞在衢港南北……舒展的帆面，张开的怀抱，迎风而舞，绕桅而转，握风成力，带舟以行，“来往风帆得自如”。

尽管帆影远去，帆的风韵却以精神的姿态依然飘逸，依然高扬在我们的心间。一句“扬帆起航”，宣示行动开始，一往无前，无所畏惧的前行；一句“布帆无恙”，寄予平安而回的希望；一句“一帆风顺”，向往行程顺利快捷，希望办事毫无阻碍，祝贺事业顺利成功……美国人成功发射宇宙飞船到太空时，他们把它称之为“SPACE-SHIP”——帆船，因为风帆满蓄着创造的意味；而位于阿联酋的迪拜海湾的金碧辉煌、奢华无比的阿拉伯塔酒店，人们喜称帆船酒店，因为高扬的帆影有着一往无前的无畏。帆影远去，而“帆”的多彩形象，似乎给了人们无穷的联想和想象。

四

去年荷月中旬，回老家，朋友带我来到一个海湾，一个宽广金黄的沙滩，镶嵌在碧波涌动的大海，给了人们亲近自然的一片空间。忽而，在那半月形的海湾西边，扬起数片白帆，在碧波中跌宕飘逸，顿时，海面似乎生动风流起来。朋友说，这个海湾成了帆板运动培训基地。虽然这不是我世俗感知上的帆影，但却有着似曾相识的亲近。朋友又带我到了一个与之相连的港湾，拥着一湾清碧，有几条小小的帆船轻轻摇动在堤岸。抬头看湾口，高涨的风帆，飘逸在蓝绿的海面。朋友说，张风帆，航近海，正在试运营。想起几天前，青岛的网友，传发他们扬帆航海的图照，网友说：“清新的空气，海浪、海风、阳光、海景，尽收眼底，驾着帆船，在浩瀚无边的大海中畅游，饱览海上美景的同时，与大海亲密接触，享受乘风破浪的乐趣，这是帆船给我的欢快和惊喜。”是远去的帆影归来？还是脑海的似梦幻……

似水流年

冬日收鲞人

□虞燕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小岛还比较闭塞，平日里少有外来之人，成批的收鲞人到来，犹如从海上刮来了几阵风，“呼呼呼”窜走于小岛，多闹出了点动静。

汽笛声如号令，轮船准时精准地靠了岸。那些收购鱼鲞的女人随人流前行，她们衣着朴素，三五成群，一手紧捏叠好的麻袋、编织袋，一手握扁担，或干脆绑袋子于扁担上，空出一只手来互相挽着。她们就像几尾鱼儿，悄无声息地潜入小岛，分头游走于街头巷尾。

收鱼鲞的女人跟其他收购者不同，不会扯着嗓子沿街吆喝，不会为压价而磨人，她们甚至略羞涩，连脚步都是轻捷的，从门外微微探进头问：“你家要卖鱼鲞吗？”

曾经有几年，鳗鱼资源比乌贼丰富，鳗鱼多而肥，成鲞后，宽度足，肉质厚，鳗鱼皮皱皱的，泛着银子般的光泽。收鱼鲞的女人一见这样的鳗鲞，眼里倏地闪过亮光，急吼吼脱下白色棉纱手套，轻抚着鲞，却假装淡

定，试图探出卖主的心理价位。

某一回，一位收鲞女人嫌那户渔民家报的价格略高，想试着去别家看看再说，走到半路还是放不下，毕竟那些鳗鲞大且外形佳，又风干得刚刚好，遂折返，结果，鳗鲞已被别人订下了，好鲞太抢手，她又悔又气，扭头疾走了老远。这是她后来在我家收鲞时所讲。父亲制的鳗鲞也不错，她算是得到了补偿，心情随即阴转晴，一屁股坐在那把听得“吱吱扭扭”的竹椅上，跟母亲聊了不少。从她嘴里得知，我们岛上的鳗鲞已名在外，收鲞的女人之间隐约有了竞争，谁不想抢先一步拿下价格合适的好鲞呢？

冬天的暖阳和西北风，成就了一条条好鳗鲞。鳗鲞体积大，不比乌贼鲞好存放，母亲将其装进编织袋后挂起或靠墙摆放，以免损坏外形。我家的鳗鲞不多，母亲也就显得不那么着急，不像村里渔民家，常关注路上有没有收鲞人，碰到了主动说家里有鲞，可来一看。对

于价格，父母亲想法一致，有点赚头即可，用不着计较，又不是专门做这个生意的。

那个矮瘦的女人上门时，叫了声“大姐”，语气挺热切，我们怔了一下，她将粗扁担抵在靠门的墙角，急急说自己是夏天来收过乌贼鲞的，母亲瞬间认出了她，搬了把有厚坐垫的椅子，她没有立即坐下，而是脱去棉纱手套，一把糖果搁在了桌子上。她变白了些，似乎脸也圆了，一笑，眉眼弯弯。

母亲拎出鳗鲞，说幸好没被收走，矮瘦女人的眼光牢牢粘在了鳗鲞上，手指捏厚度，手掌比宽度，她的几根手指长了冻疮，又红又肿，却丝毫不影响干活，翻鲞跟翻扑克牌似的，一条条从这边挪到了那边。之后，再一条条叠一条，数条为一捆，绳子绑于接近鱼头和鱼尾两处，不紧不松。母亲和她一起把鲞装进麻袋里，扎紧，麻袋被撑得东凸一角西鼓一块，形状甚怪。

临走前，矮瘦女人叹了口气，说生意越来

越难做了，收购站那边又是挑刺又是压价的，刨去路费，赚不了几个钱。转而，她又苦笑道，真要放弃呢也不甘心。

矮瘦女人穿了厚裤子、厚棉鞋，走路姿势略笨拙，在院墙处转弯时，她挑着担，回头朝这边笑了笑，穿米咖色棉袄罩衫的身影闪过墙角，倏忽不见。

后来，收鱼鲞女人挑着的一担担鲞，从数量到个头，一年不如一年了，她们肩上变轻了，心里空落落的。在码头上，她们碰了头，迫不及待说起各自收到的鲞，甚至解开绳子扒开麻袋互相看上一番，相差无几。她们明白，如前些年那般上好的鲞终究不会再有了。

第二年，矮瘦女人又来过一次，那是我家最后一次卖鱼鲞。到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制鲞变得颇奢侈，晒上一点，自家解馋都够呛。自此，收鱼鲞的女人就像某种绝迹于海里的鱼，再也没在岛上出现。

